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在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庶民的胜利》，讴歌十月革命，他宣告：试看未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半年后，旨在解决一战后国际秩序的巴黎和会上，身处战胜地位的中国却遭英法协约国出卖，被逼向日本出让山东主权，令中国人看到西方列强的伪善蛮横，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烈焰被点燃，由此引发广泛而又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较少提及的是，五四运动的彻底性，不只表现在它以思想革命（新文化运动）为先导，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猛冲猛打，动摇封建礼教这一上层建筑，还表现在工人阶级首次登上中国政治舞台——1919年以北京教师、学生为主体的五四运动喊出“内惩国贼，外争国权”的革命口号，可北洋军阀不为所动，继续逮捕和镇压学生，但这一怒潮自北而南激荡奔腾，当6月间上海十万纺织、海员、电车等工人举行大罢工（因“6·3”事件而起，可称“六三罢工”），提出“万众一心，罢工救国”的口号，使“三罢”（罢工、罢课、罢市斗争）到达高潮，才迫使军阀政府罢免卖国官员，拒绝在有关损国权的和约上签字。

“在旧社会，工人是饥寒交迫的奴隶，罢工就没有收入，全家都要挨饿，还要被工厂开除，可见他们宁愿挨饿，宁愿失业，决心罢工救国，可见中国一个先进而崭新的阶级正昂首登上历史舞台。”李红专门指出，上海作为旧中国近代工业和工人活动的中心，属于五四运动一部分的“六三政治大罢工”，体现了工人阶级已是有觉悟的、独立的战斗队伍，先进知识分子由此看到这支伟大的革命动力。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里，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该组织究竟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组织主要发起人、《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一时纠结，写信征求李大钊意见，后者一锤定音，还是叫“共产党”。1920年，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深入工人中办学办刊办工会。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大传播、大灌输的一年。这个过程的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工人完成了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变！

选择绝不轻松，亦非任意

严格来说，五四运动期间到两年后正式建党，中华大地宛如黑格尔形容的“壮丽日出”，但霞光万道之中，却亦是“五光十色”。“如果你是那个时代有抱负的青年，那将被各种思潮学派所包围，改良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徐有威告诉笔者，“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为最广泛的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性选择，这绝非轻松，也绝非任意。”

中共一大代表、后来的共和国领袖毛泽东，1918年6月从长沙第一师范毕业后，一度邀约同学到岳麓山寻觅新村宝地，建立所有成员“每天工作四小时，教授四小时，自习四小时，游戏四小时，睡眠八小时，边读书边工作，以新精神治理旧农国”的人间乐土，这一构想始终未曾超越“坐而论道”的阶段，意气风发的毛泽东意识到在中国农村普遍落后、衰败的时代背景下，以温情和谐为标榜的新村主义完全脱离现实，必须自觉把马克思主义用于革命实践，积极投身工农运动，以这一思想武器去改造世界。

1919年，毛泽东的同乡、23岁的李维汉在勤工俭学浪潮中来到法国，当无产者濒临死亡与资本家骄奢淫逸的残酷现实摆在面前时，当每个旅法学生连每月400法郎的基本救济金都无法保障，而北洋政府却以出卖海关、邮政和滇渝铁路筑路权向法国政府借款3亿法郎打内战之际，稍有良心的中国留学生自然会奋起抗争，“我们读了那些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书刊，……对于那种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人劳动、人人读书，平等自由的境界，觉得非常新鲜、美好，大家就高兴地以为找到了真理。”从巴黎街头抗议、进军里昂中法大学，再到中法反动政府镇压，李维汉在斗争中进一步接触从法文译来的《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若干十月革命宣传册，思想才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

没有耕耘，哪来收获？没播革命的种子，却盼共产花开，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因血来染他，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